

作家频道

八月末央话热浪

王溱

今年夏天的气温反常，热浪滚滚，前所未有，特别是进了八月，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害得许多人呆在室内开着空调、电扇小心躲避。

其实每年的八月都是天气最炎热的月份，只不过今年有些特殊，热的时间过长，温度升得超高，让人有些受不了。八月是“三伏天”的“高潮”期，有中伏和末伏，还赶上立秋。“三伏天”在人们眼里历来都是“骄阳似火”，立秋更是素有“秋老虎”之称，两者凑在一起，叠加释放的热量，可想而知。许多人吃尽“苦头”，领教过“厉害”。所以，八月是刻骨铭心的季节。

天热让许多人回想起以前抗暑的日子。倒退四十年前，各方面相对都落后，面对炎热的天气，人们大都靠自然条件消暑。当时最普遍也最实用的解热工具是扇子。不管是纸制还是芭蕉叶子做的，能扇出风来，就博得人们的喜欢。记得有些年轻人谈恋爱，送给心上人的礼物就是一把做工精细、丝绸面料、带着香味的扇子。夏日里扇子是紧俏货，赶上连续高温天，市场上都会断货。没办法就自制，纸壳、薄木板，甚至厚牛皮纸都可以成为原材料。

那时也有电扇，但价格不菲，一般人家还买不太起。后来能买得起了，用电又是个问题。尤其到了晚上，家家开灯，负荷承受不了，就会跳闸停电。反反复复邻居们颇有抱怨，弄得那些有电扇的人家也不好意思，只能找用电量小的时候打开过过瘾。

天热晚上难以入睡，家家户户的门窗四敞大开。没有特殊情况，都是关了灯，摸黑待在屋里。那样可以穿得自由些，外面看不到，避免尴尬；还有就是防止蚊子飞进屋。当时住大杂院的特别多，一家一户几乎紧挨着，几乎没有隐私而言，但没人在意，也没人在乎。相反还觉得挺亲密，因为彼此拉呱都不用太大声音就能听到，省力气了。

户外在那个岁月被人利用到极致。许多人家喜欢在屋外做饭吃饭。蜂窝煤炉子生在家门口，烧菜蒸饭烧水方便。晚饭也在屋外吃，傍晚太阳西下，没了日头烤着，屋外比屋内凉快。摆个小桌，放几个小板凳，有时干脆什么也不坐，站着或蹲着就吃起来。饭菜简单，不像今天一顿饭三四个菜算少的。一个菜，甚至有时就一个汤，然后就着咸菜，馒头饼子抓在手里，几口下去就完事。

天一擦黑大院的人就拿着小板凳、马扎子到大



插图 阿占

院外的马路牙子上凉快。年龄大的在一起，在工厂做事的凑一堆，家庭妇女和女孩子们围一圈。小孩子最不安分，一会儿聚在一起，很快又掺和到别的人群中。拉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呱，说得最多的是听来的小道消息，偶尔也会议论一下左邻右舍，但几率很小。因为人多嘴杂，怕得罪人。那种话题，大都在人少的时候窃窃私语。

八点左右许多人会返回大院，洗洗漱漱准备入睡了。没有电视又没有其他娱乐的年月，人们睡得很早。特别是家庭妇女们，早睡早起要给上班的人做饭，有一定的压力，不敢晚睡。留下的大都是精力旺盛的中年人和孩子，古往今来，天南海北，说得津津乐道，侃得热火朝天。孩子们最喜欢听故事。那些饶有趣味的传说、轶事、野史，很多是“纳凉”时听来的，让孩子心中增添了无数好奇，慢慢转化为见识、知识、眼界，陪伴自己一步步成长。

也有人整晚与马路为伍。这些人大都住房逼仄，人口又多，大热天睡在家里不自在，不如一张凉席睡在街头舒服。几十年前城市里的马路上车辆来往有限，特别是到了晚上，更是少之又少，这无疑给那些街头“睡客”提供了便利。在铺着柏油的路边休息甚至睡觉，是那个年代随处可见的一道风景，许多人迄今还记忆犹新。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空调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电力也开始充足。八月末央，热浪依旧，但人们不再苦恼不再忧愁，因为时代不同了！

生活有感

初秋，去坡野一趟

崔启昌

天空由云遮雾罩趋向高远深邃，云彩开始在湛蓝的天际处由絮状着手润润淡化，村后山梁上滑来的风中蘸了些许凉意，还有星夜里移至农舍院落里的气息中融进了草木和庄稼的芬芳，这个当口，盛夏与初秋已完全交接。

初秋时节，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应该去坡野间走一趟，让燥热的身心与日渐老成的庄稼，与底叶已经染黄的蒿草，与已呈现出饱满轮廓的豆荚、挂果、稻穗、结瓜们来一次亲密接触，俯身目睹或伸手轻拂，虔诚而不敷衍。兴许，我们会从中获得一次向好的心灵洗礼与美德修行。

初秋，我们的视野转瞬变得开阔辽远。坡野眼之处，躁狂开始趋于稳重，鼎沸的喧嚣和市声杂音渐次消停，好像一切都在给早春绘下的秋实图景研墨着色。日子里虽有暑夏撂下的炎热余威，但毕竟光阴如梭，至深秋、至冬临，庄稼们、草木们孕育催生籽粒的时日不多，它们都潜下心来，不再一味回想春里曾经的蜂飞蝶舞，也不再反复惦念夏日身边那些眩目的姹紫嫣红，秉着着土时的念想，在逐渐老成并趋向暮年的有限日子里，尽量把吸纳的水分、养分，还有充足的光照全部转化为生果果实的能量。这是大自然在步入秋季时，通过庄稼和草木向外界隆重奏响的诗意图章。在悦耳的音乐流泻中，孕育、生长和不惜力、不荒废、不虚度荣枯都是乐章中的美妙音符。

秋天，乡间村人大都歇息下来，他们犯不着再过度操心，他们和庄稼彼此知根知底。他们熟记着爬蔓的、长茎的、抽穗的、坐果的，还有一嘟噜、一嘟噜花谢便簇生结籽的所有庄稼的性格脾气。村民的这些伙计们没有谁质疑过种子着土和新芽植根时地力贫瘠与否，在由幼时转为少壮，再从少壮趋往暮年的日子里，没有谁为了一捧土、一锹肥、一兜水的多与少而耗

费心力争来夺去，在倒春寒、干热风、病虫害、旱与涝面前，它们不卑不亢，都在畦子里比肩而立齐心抗了过来。进了秋季，这些普遍萌发了灵性的庄稼们不再让村人操心惦念，它们知道蘸了凉意的风很快会不留情面地摧枯拉朽。此时的土地不再松软，不会如春夏那样酥透，光阴飞逝，稍有懈怠，自个儿的一生就有演化为稗草的可能。于是，它们都鼓足了劲儿与日子赛跑，期待秋凉后的坡野间早一天呈现出那帧成色十足的收获图景。

初秋不是收获的时候，收获得等到霜花泛起的晚秋。村人说，初秋里的主打营生是定型，让坡野中一切可以成为果实的东西由不确定变得确定，由空壳变成果实，由浆演化成粉，由稚嫩变得饱满而坚硬。那些萎靡拖拉，还没在初秋的日子里定型的东西已经失去了机会。村人说，这好比人，溺爱了幼时，放任了年少，如若在初秋还没脚踏实地，只寄望于晚秋再踏上行程，这时，因为没有本事积淀，没有能耐储存，没有结籽坐果轮廓，没有内容和形态，转眼融了寒意的秋风而至时，只能落得枯萎的结局了。

初秋时节，我们的视野愈发辽远，乡间村人在歇息下来后，愿意牵起晚辈的手去到坡野，看茁壮生长的庄稼，看长势异乎寻常的各色草木，或者听听如歌虫鸣，彼此不需要什么言语。村人希望晚辈能在往返坡野的过程中，心会平复下来，不再躁狂，不再只是奢望。

住进城里，不觉中好像淡化了关于节气的记忆，活得趋向懵懂，不知今夕是何夕，我害怕晚秋早来。今年，我早打主意，初秋一到就去坡野一趟，如村人牵手的晚辈一样，赤足走上田埂，去到坡野深处，让所有绿色映进眼帘，从中陶冶一份好性情，从中修炼一份沉稳和成熟。

投稿邮箱
wanba3579@126.com

人生印记

月饼里的光阴

薛立全

月饼是中秋节的符号。眼下，各大超市都在显眼位置设立专柜，售卖中秋月饼。月饼品类齐全，促销氛围热闹，时刻提醒着人们中秋节就要到了！

小时候，尽管家里清贫，但每年中秋节父亲都会从供销社买回一斤月饼，烘托过节的气氛。月饼用牛皮纸包裹，顶面敷上一张红底黑字的标贴，标贴上有嫦娥奔月的图画和“中秋月饼”四个黑体大字，外面用纸捻的线绳捆扎，到家时牛皮纸往往已被月饼上的清油洇湿，油光发亮。月饼到家后不会马上就吃，母亲会把它小心翼翼地放进密封的瓷罐里，直到中秋节晚饭后，母亲才会把月饼取出来，用小刀切成小块，分而食之。小时候的月饼，多数是青红丝冰糖月饼，吃上一口，脆爽甘甜，感觉是世上最好的美味，只可惜月饼数量太少，每人分不到几小块，只能尝尝而已。那时我常想，什么时候才能饱餐一顿月饼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到济南求学，时常有想家的念头。我小姨家住济南，每到星期天、节假日我都会去小姨家串门，顺便打打牙祭。每年的中秋节，姨夫都会用副食品券到商店买些月饼回来，供全家中秋节享用。吃着和老家不同风味的月饼，融入欢乐一家亲的氛围，于我而言，既排解了想家的情绪，又感受到家的温暖。

毕业后，我被分到了家乡的商业局工作，负责商办工业的行业管理和生产调度。商业局下面有一家糕点厂，能生产各类糕点，每到中秋节前夕，我都会深入糕点厂调度月饼生产计划的实施和原材料供应，进行产品抽检。那是我第一次进到月饼车间，工作鞋、工作衣帽全副武装。在车间里，我亲眼目睹了月饼从投料到制成品的各个环节，生产线干净整洁，操作工秩序井然，原来感觉神秘无比的月饼，竟然如此轻松快捷地下线，让我大开了眼界。当然，那个时候，总是可以买到一些内部处理的残次品，价格便宜实惠，口味差别不大，大饱了口福。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市场上的月饼丰富起来，京式月饼、津式月饼、广式月饼、苏式月饼、潮式月饼应有尽有，大大方便了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

2012年，我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中秋节。这一年儿子大学毕业，回家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中秋节前夕，儿子早早购买了新式月饼。中秋节当天，爱人准备了丰盛的晚宴，加上母亲我们一家四口，小酌共饮。酒微醺、人微醉，爱人取来月饼分给大家逐一品尝，尽情享受这月圆之夜。餐毕，儿子来了兴致，提议到我家居住的楼顶平台赏月。高高的楼顶平台，空旷平坦，视野开阔，柔顺的清风轻抚脸面，月光皎洁如昼。倚着护栏，儿子那晚说了很多，谈他的人生理想，谈他的职业规划，谈他对婚姻的基本想法，听着听着，我的眼角湿润了，平时很少能听到儿子这么多的心里话，这么成熟的思想表达。此时此刻，我真切感受到儿子长大了，可以放手让他开创自己的天地了！

时光如梭。今年的中秋节又要到了，月饼会一如既往地摆上餐桌。尽管月饼已不再有往昔的口腹之欲，但中秋文化的传承还在，美满团圆的寓意还在，吃着它会吃出欢愉、吃出情怀！